

說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

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

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
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褹袪右朝服曰吾
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
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
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
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
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
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
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
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
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味死御平公
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

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
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
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
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
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
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
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
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
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
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
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
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

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

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
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
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
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
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
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
父也嫪毐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
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
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
后遷之于萇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
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
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

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死生存亡聖

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蕘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蕘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

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
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
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聞暇之人也然且至
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
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
而入見莊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
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士負水
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
里延壤百里民之黷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
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
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
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捷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
而越并之秦人不刑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
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
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
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納之陳先日說寡人者
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
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
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
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
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
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
寡人之有過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
曰昔者吾國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

孤竹劉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

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
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
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
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
十里引轡而止國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遺失王肯
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
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
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
子綦王曰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
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
願大王山陵崩陲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
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

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
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銘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銘之矰畋於雲
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王之罪
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
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
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
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
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
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
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

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箇銘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

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
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
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
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
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
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
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
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
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
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
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

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
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
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
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
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
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
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剛跪擊
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
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
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閭剛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

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
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
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
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
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
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
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
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
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
玄端立楚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
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